

姓名	留言
陳真	<p>登錄於: Mon Oct 4 21:53:55 2004</p> <hr/> <p>這段話已經貼過，在這裏再貼一次。這是若雪十歲時，代表班上出席的一個記者會演說，談論世界饑荒問題。</p> <p>她說：</p> <p>「我來此，是為了其他小孩。我來此，是因為我在乎。我來此，是因為世界各地有許多小孩飽受痛苦。我來此，是因為每天有四萬個小孩死於饑餓。我來此，是因為這些受苦的人大多 是小孩。</p> <p>我們應該明白，窮人就在我們四周，但我們卻忽略他們的存在。我們應該明白，這些死亡是可以避免的。我們應該明白，第三世界的人就跟我們一樣，一樣思考，一樣照料他人，一樣哭泣微笑。我們應該明白，他們就是我們，而我們就是他們。</p> <p>我的夢想就是希望人們能夠在西元兩千年底，制止饑荒問題；我的夢想就是希望窮人一個機會；我的夢想就是挽救每天死去的那四萬人。</p> <p>我相信，如果我們願意瞻望未來，追尋那道閃耀的光芒，夢想就可以實現，而且也將實現。但是，如果我們置之不理，那光就會消失。如果我們都願意提供協助，並且一起工作，這光芒就會因為盡情燃燒而更加燦爛，帶來明天的希望。」</p>

富有是醜陋的	<p>登錄於: Mon Oct 4 12:21:03 2004</p> <hr/> <p>我就貼它的引言就好，務必仔細一讀。</p> <p>中共查禁，我真不明白。這樣的書，鼓舞人心的善，帶來制度的改革，難道會引起什麼動亂 或傷害？</p> <p>不管是統或獨，兩岸人民的痛苦，對你難道有絲毫差別？</p> <p>富有絕對是一種罪惡。至少，一個人不應一邊喊著公平正義，一邊卻過著太過舒服的物質生活。你不需要讓自己淪為赤貧，但你多餘的錢至少應該捐出一些來。</p> <p>制度改革當然很重要，但是，制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改善之前，面對著就在你眼前的各種痛苦，難道你能絲毫無動於衷？什麼也不想做？就只是想「論述」或掉兩行清淚？</p> <p>別人那麼窮，那麼多人吃不飽，拿出你一部份的錢財，有什麼困難？很多人喜歡說：「不差我一個；我一個人改變不了什麼」。可是，如果是這樣，那你幹嘛還去投票？為什麼不說「不差我一個；我一個人改變不了什麼」？</p> <p>而且，這也不光是改變得了、改變不了的問題。如果你明明知道某個人有難，衣食出了問題，難道你能見死不救？你不需要改變所有人的所有問題，但你至少可以幫忙減輕某個人或某戶家庭的一點痛苦，即便只是幾餐飯也好。這不是什麼慈善，這只是一個人應該有的一點人性。</p> <p>台灣人太有錢了。留那麼多錢是沒有意義的，把錢送給需要它的人吧。富有就算不是罪惡，至少也是一種醜陋的事。</p> <p>陳真 2004. 10. 4.</p> <p>=====</p> <p>《中國農民調查》</p> <p>1: 引言 http://enjoy.eastday.com/eastday/node7209/node7247/node7362/userobject1ai56865.html</p>
--------	---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十三億人口就有九億農民，可是，很久以來，農民在農村中的生存狀態究竟如何，絕大多數城市人並不清楚。只依稀記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讓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的偉大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自從農村實行了以“大包乾”為標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生產上連年獲得大豐收，很快就出現了“賣糧難”，而且冒出了許許多多“萬元戶”。一時間，中國的農民好像已經富得流油了。

然而，以後不久，隨著城市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們就很少再聽到有關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消息了。不過，稍後就發現，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了曾視為生命的土地，遠離了曾經日夜廝守的村落和熟悉的農事，寧可忍受寂寞、屈辱與歧視，也要湧進各地城市，於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農民掀起了“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為上個世紀最後十多年的一道奇異的風景。

這些人，因為致力於報告文學的寫作，我們有機會經常深入各地農村，同時，結交了不少農民朋友，常聽他們聊一些農村裏的事。我們發現，原先存留在我們印象中的那一幅幅鄉間風俗畫，不過都是遙遠而虛幻的田園牧歌，或者說，是過慣了都市浮腫生活的城裏人對鄉間的一種嚮往。而現實生活中的農村並非如此，或者說，農民眼中的農村並非如此，他們沒有這樣的閒情逸致，他們活得很累、很沉重。

一次，為瞭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們曾路過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個村莊，竟發現那裏的許多農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這使我們感到震驚。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賣菜得來的五元錢就過了一個春節，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剛解放那幾年。有位農民扳著指頭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他說刨去種子、化肥、灌溉、用機械收穫以及這稅那費，假如小麥畝上不到九百斤，這一年就等於白乾。而淮北農村能夠達到畝九百斤小麥的，顯然並不多見，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經是相當不錯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說，如今農民僅靠種地已是難以為繼，但他們卻依然要承擔多如牛毛的各種稅費。

農民們含著淚說：“大包乾留給我們的好處早就一點一點被掏光了！”

我們沒有想到，安徽省最貧窮的地方，會是在江南，是在聞名天下的黃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電話的黃山市休甯縣的白際鄉。在那裏，我們吃驚地發現，大山裏的農業生

仍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農民一年累到頭，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僅攤到五十八元；許多農民住的還是陰暗、潮濕、狹小、破舊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連屋瓦也置不起，房頂還是樹皮蓋的。

因為窮，一旦患病，小病強忍，大病等死。全鄉六百二十戶人家，貧困戶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戶，達到百分之八十二點九；全鄉兩千一百八十人，貧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達到百分之八十一。

可是，就在這樣一個貧窮的鄉鎮，因為前幾年鄉村幹部們搞浮誇，居然被上面認定已經脫貧，派下來的奇捐雜稅，壓得村民透不過氣；而且，這個鄉的鄉長又是個敲骨吸髓的貪官，就在我們去之前才被法辦。我們在驚訝於貪贓枉法者已是無處不在的同時，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話題的沉重。

離開白際的那天，我們特地選擇了從浙江那邊下山，一路之上，竟也發現，屬於“天堂”杭州市的淳安縣中洲鎮，其實也富裕不到哪里去。

2000年春天，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中說了這樣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話，至少說明，我們在安徽省農村所接觸到的，在別的許多地方也同時存在著。

李昌平有關“三農”問題的上書，顯然觸動了一個大國總理的心，朱總理曾動情地批復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雖非全面情況，但問題在於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做全面情況，而又誤信基層的‘報喜’，忽視問題的嚴重性。”

由此，一個讓我們這些終年生活在城裏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便凸現出來：今日中國之大變化，蓋得益於二十多年前那場舉世矚目的大變革，既然是億萬農民引領了中國改革的風氣之先，現在怎麼又會淪為如此難堪的境地？

不可否認，我們今天已經跨入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時代，然而，對底層人民，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一件事。

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我們面臨的，已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農業問題，或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新時期執政黨面臨的最大的社會問題。我們確實沒有理由，在城市變得日新月異的今天，忘卻了廣大的農村；沒有九億農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樂觀的經濟統計數位都將失去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德懷特·帕金斯曾經說過的一句話，至今值得我們深思：“對於未來的改革者來說，中國經歷的政治經驗顯而易見但又常常被遺忘——改革進程中應該有明確的受益者。”

上個世紀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乾”的農民，還有個體工商戶和深圳特區的拓荒者。但是當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變成了新生的企業家階層、通過尋租活動迅速富裕起來的政府官員與勉強可以稱之為群體的城市中階層，而作為我們這個社會最大的群體——九億農民，非但不是受益者，還因為增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今不如昔”的局面。

我們常常驕傲地宣稱：我們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我們的農民為十三億人口提供了足夠的糧食，這不能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偉大貢獻，可是，我們卻往往很少想到，我們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農民才養活了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這只能說明，我們的農業目前還相當落後，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平還很低。

聯合國發表過一份《人類發展報告》，這份報告將全球一百六十二個國家和地區按照發展指數的高低排名，中國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這個名次是很令人沮喪的。當二十多年成功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並且由於這種突飛猛進，已經創造出了當今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蹟的時候，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因，卻在注視著我國的農業問題，他曾對中國的訪問者說，中國經濟有兩大問題：一是農業，二是人口；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

也說過相同的話：中國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太低。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國未來現代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經關係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關係到我們現有的現代化水平能不能維持，關係到我們通過二十多年努力奮鬥好不容易創造出的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可能毀於一旦的嚴峻問題！

作為報告文學作家，我們的文學應該時刻保持與現實生活的對話。面對如此嚴峻的問題，作家不應該缺席。因此，從二〇〇〇年十月一日開始，我們從合肥出發，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隨後，又盡可能地走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從事“三農”工作研究和實踐的專家及政府官員，作了一次長達兩年之久的艱苦調查。

我們從不懷疑，安徽省的農村面貌，在全國十二個農業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農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中，就更具有典型意義。因為被稱作新中國農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乾”和農村稅費改革，後兩項改革，就源自安徽。

朱總理就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在農業的問題上，在中央要對農業做出重大的決策時，我往往是會到安徽來調查研究的。可以說，我們許多成功的經驗都是從安徽來的，安徽為中國的農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溫家寶也說過：“事關農村的政策問題，我就想到安徽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因為這裏有許多熟悉情況、又敢於發表意見的同志。我每次來都很有收穫。”因此，我們走進安徽的廣大農村，其實也就是在走近中國的農民。

我們本來就是農民的後代，並且都在農村度過了無瑕的童年歲月，今天，當我們奔走在已經變得陌生的田野，卻依然像回到母親的懷抱，內心的衝動幾乎要溢出滿眼的淚水。這種與大自然血肉般的親情，是我們進入城市以後再也沒有感到的。

但是，當我們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經少有的熱情與冷靜，走近中國的農民時，我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

我們想說，今天中國還並非到處歌舞升平，我們還有很多困難的地方和困難的群體。現在許多人沒有離開過大城市，以為全中國都像北京、上海那個樣子，有些外國人來了，一看，也以為中國都是那個樣子。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要說，我們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貧窮，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沈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

我們甚至沒有想到，這次安徽省率先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會是和二十多年前發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乾”一樣的驚心動魄；我們的采寫工作又幾乎是和這場改革同步進行的，勢必注定我們的工作會和這場改革一樣的激動人心，一樣的懸念叢生，一樣的充滿著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試點一樣地停頓下來，作痛苦的思考，將原有的計劃打破。

我們同樣不可能想到，問題嚴峻到我們竟不止一次地懷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氣，懷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課題，作家能夠勝任嗎？

不過，我們畢竟堅持了下來。因為我們相信，文學對社會的責任不是被動的，它不應該是生活蒼白的記憶，而是要和讀者們一道，來尋找歷史對今天的提示；因為中國的明天，只能取決於我們今天的認知和努力。

現在，當我們開始講述關於中國農業、農村、農民故事的時候，便首先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我們知道只有平靜與從容，才可能挽住我們心中曾經無數次湧動過的波瀾

各位二度轉貼時  
來自  
請注意不要有亂碼

登錄於: Mon Oct 4 00:00:06 2004

如果有人要從這個留言板轉載文字出去，麻煩到原出處剪原文，因為當我把它貼在這裏時，總是會出現大量亂碼。或是請各位待亂碼更正後再由此版面轉貼。人家好好的一篇報導或文章，要是因此轉成了一堆亂碼出去，我也會過意不去。這個亂碼問題，也許以後能克服吧？！我也不懂為什麼會這樣。

陳真 2004. 10. 3.

農民調查被告

登錄於: Mon Oct 4 12:08:06 2004

中共據說查禁了《中國農民調查》這本書，兩位作者夫婦，更以毀謗罪被告上法庭（還好不是告他們叛亂）。底下是一些報導。

陳真 2004. 10. 3.

=====  
<http://www.epochtimes.com/b5/4/6/22/n575811.htm>

張林：安徽良心作家陳桂棟

作者：張林

轉自《講報》151期(<http://www.dajiyuan.com>)

6/22/2004 2:30:23 PM

【大紀元6月22日訊】蚌埠是安徽一座貧窮落後的城市，貪官污吏十分兇猛恐怖。他們的手伸得很長，不放过任何一塊能吃到嘴裏的肥肉。以致大部分市屬工廠不堪上級領導百般勒索

，最後都被掏空了，現在幾乎都倒閉了，剩下的幾家，也都奄奄一息。

蚌埠乳膠廠曾經是一家效益十分好的單位，80年代末有位廠長高永嘉，十分正直能幹。由於不肯給當時的市委領導們提供種種方便，得罪了他們，大約在1991年，有一天高廠長突然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抓了起來，關在看守所裏被修理，僅一個多月就被活活打死了。

這種暴虐使得其他廠長和企業幹部們膽戰心驚，誰也不敢再堅持什麼“紀律”、“原則”，拒絕市領導們貪得無厭的公開或私下裏的要求了。蚌埠開始進入迅速破 時期。

擔心惹禍上身，沒人敢對高永嘉之死仗義執言。只有一位機床廠職員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不顧危險，奮筆疾書，控訴了這起罪惡事件，並指出其惡劣影響。這位一身是膽的義人便是 後來名聞全國的蚌埠作家陳桂棣。

當時的中央級刊物《十月》刊登了這篇文章，在全國造成了很大影響。蚌埠市委聞訊十分驚恐，擔心大家效法，他們公然下令沒收了所有的當期《十月》雜誌。所以那段時間，蚌埠人都說，蚌埠市委敢和中央對著幹。其實各地都是這樣，只要不符合地方黨政領導人的利益，誰都可能被封殺，中央領導、中央刊物又算什麼？唯物唯我主義者是什麼也不怕的。

從那以後，陳桂棣在家鄉蚌埠就陷入困境，經常受到威脅和打擊，最後只有背井離鄉，到省會合肥謀生。但是，這位硬漢並沒有屈服，大家可以從他照片上那張堅毅無比的臉上看得出來。陳桂棣從此專注寫作，發表了許多痛陳時弊，膾炙人口的好文章，並獲得過茅盾文學獎。

而真正使他一舉成名的作品便是《中國農民調查》。這是他的嘔心瀝血之作，前後花了他和 太太春桃數年時間，歷經數年艱辛危險而成。

這本書一上市便引起轟動，一時洛陽 紙貴。《十月》第一版十幾萬本，在北京僅出售幾天便脫銷，人們爭相求購，本來十幾元一本的，黑市價一度達到300元一本。全國各地書商聞風而動，數百萬本書迅速被L出來應市。我十分關注這本書和我這位同鄉作家的命運，每次經過書攤，我都欣慰地看到A半年多來這本書始終是書商們的第一推薦，中國大陸第一暢銷書。

這本書用雄辯的事實給了中宣部一連串響亮的耳光，證明了其幾十年來關於中國農民生活的宣傳報道都是造假欺騙。所以這本書很快遭到了中宣部的嚴厲封殺。但是由於她迅速暢銷，影響太大，宣傳部只敢下令各地報刊不准報道評論這本書。

這本書用血淋淋的事實揭露了中國農民的悲慘處境。揭露了在苦難的農村裏，村黨支部、村委會幹部們是用何等殘暴的鐵腕，進行野蠻統治的。50多年來，中國農民其實一直是農奴，一直過著水深火熱、饑寒交迫的淒慘生活。農奴們必須逆來順受，稍有不服，便會立刻遭到 打殺。

這本書也給那些助紂 虐、粉飾太平、無恥諂媚各地各級黨政惡霸們的“ 作家們”、“ 記者們”一記響亮的耳光，他們的良心都讓狗給吃了，還去作賤文字！他們從來就不懂，我們華夏民族的祖先創造漢字，是 了“文以載道”，也 了“文以毀道”！

這本書也給那些認 中國農民面對迫害，只有上訪告狀才是唯一欽定出路的“ 改良主義者”們一記響亮的耳光。那些被活活打死、血濺茅屋的農民，都是去告狀 的！

《中國農民調查》是中國大陸的一本劃共 時代巨著，深刻揭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野蠻殘暴本質。時間愈久，這本書的現實意義便愈大。

我 我的家鄉，能夠對苦難中國，奉獻出這樣一位良心作家，而倍感自豪！在安徽，有這種感覺的不僅僅是我。一位市委副書記，看了這本書後立即打電話給陳桂棣說：“請您吃頓飯，只想告訴您，並不是所有中國人的血，都是冷的！”

曾任臨泉縣委書記、現任阜陽市政協副主席的貪官張西德，因 假面具被揭穿，曾經發狠要控告陳桂棣夫婦損害他名譽。張西德拿著大紅包，好不容易聘請了安徽最有名的一位律師，但是這位律師在仔細研究了案情之後，卻告訴張西德：他不僅拒絕替張西德辯護，不想賺這個錢，還要求他撤訴。如果張西德繼續訴訟，律師還要反過來免費為陳桂棣辯護。律師此舉令貪官張西德目瞪口呆：安徽竟然還有一個不貪大紅包的律師，聞所未聞！

張西德突然意識到，律師如此，法官也有可能如此，那樣他就有被徹底揭穿、銀鑰入獄的危險。貪官嚇出一身冷汗，後悔自己魯莽，只好急忙要求法庭暫停審理此案，後來不了了之。 這位律師的正直和仗義，一時在安徽傳 佳話。

陳桂棣的良知，陳桂棣的勇氣，也鼓舞我們更深入地調查黑暗中國，更勇敢地揭露抨擊邪惡 暴政， 默默無聞的受害者 喊，呼喚籲求人間正義！

=====

《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作者遭起訴

<http://www.epochtimes.com/b5/4/9/3/n648996.htm>

-----

7/10/2004 6:47:14 AM

【大紀元7月10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木風報導)引起國內外高度注意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作者受到中國官員的起訴。專家懷疑，這起司法行動可能顯示，中國官方對這本深入揭露農民問題的專著的寬容度已經到了底線。  
\*竟被控誹謗罪\*

《紐約時報》星期五報導，在海內外轟動一時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作者陳桂棣和春桃夫婦在安徽當地法院受到一名地方官員的起訴，指控他們犯了誹謗罪。

《紐約時報》說，在一個凡是批評當權者的人都得不到保護的國家，這對夫婦作家很難打贏這場官司。

\*《中國農民調查》轟動海內外\*

陳桂棣和他的妻子春桃用了兩年的時間，花盡了他們五萬元的積蓄，走訪了安徽五十個縣，寫出了二十萬字的調查報告，細致描寫了三農問題的真實狀況。這本書出來之後在海內外都造成了巨大轟動，使人們對農民的困境有了一個真實的了解。

書中透露了很多殘酷的現實，被點名的中共官員多達數百人，包括兩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安徽省五屆領導人的名字，作者因此冒了很大的風險。

大陸一些人曾經表示，中國政府能夠容忍這樣的作者、容許此類作品發表，說明這個國家還是大有希望的。但是，沒過多久，這本書在大陸就遭到了查禁，作者也受到了政府官員的指控。

\*評論：起訴是要讓敢言者閉嘴\*

《紐約時報》說，當局這樣做目的就是要讓陳桂棣夫婦這樣的作家閉嘴，明確顯示，當局對那些把中國廣大農民描繪成二等公民的做法是難以容忍的。

《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的作者章家敦在接受本台採訪時指出，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北京對調查報告的社會影響感到擔憂。

章家敦說：“顯然北京對這本書非常擔心，盡力來禁止它的發行。書的內容相當具有爆炸性，書中反映出，北京的高級領導人根本不了解下情，不了解農民的問題。中央領導人經常講要幫助農民，但他們在落實政策方面似乎並沒有認真思考過。”

\*北京不希望暴露農村醜惡\*

章家敦說，北京雖然關心農村問題，但也不希望公開揭露農村的問題。章家敦認為，農村問題不是稅率的問題，而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官員腐敗、濫用職權的醜惡行為。

章家敦指出，不解決這些問題，三農問題就不可能出現根本好轉。陳桂棣他們的書實際上提高了人們對解決農村問題的急迫性的認識，具有積極意義。但當局現在對作者採取的措施對解決農村問題並不是一個好的信息。

\*外界對司法公平擔憂\*

旅美大陸作家鄭義對陳桂棣夫婦是否能夠成功應訴感到擔心。鄭義說，在西方，要想定作家誹謗罪非常困難，因為不僅要看事實，還要看動機。如果對方是公眾人物，誹謗罪訴訟就更難成功。

但是，鄭義說，中國的法律制度與西方很不同，政府對司法有很大的操控能力。他說：“在大陸有過寫作經歷的作家，尤其是報告文學作家，都很清楚一點，就是，如果你寫的文章，不管你費了多大的動落實資料、找了大量的證人，證明這一事件確實發生過，但只要官方想扼殺你，它很容易找到反證，說你是對官員、對社會主義的誣蔑。” (<http://www.dajiyuan.com>)

=====  
大批農民聚集安徽阜陽市法院聲援陳桂棣

<http://www.epochtimes.com/b5/4/8/27/n641326.htm>

【大紀元8月27日訊】安徽省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周四繼續開庭，審理阜陽市政協副主席張西德，控告《中國農民調查》作者陳桂棣及其妻子吳春桃，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侵犯名譽的 案件。

據亞洲自由電臺報導，連天來每天均至少有過百名農民在法庭外等候。這些農民來自各方，他們都是來聲援陳桂棣的。旁聽的有一百多人，其中只有二十多人能進入法庭旁聽審訊，其他不可以旁聽。因為旁聽席大部分座位被阜陽政府機關、法院本身組織來的人佔滿了。也有數名中國記者到法庭旁聽審訊，但海外媒體的記者一律不能進入法庭，只能在庭外採訪。

法院內的氣氛很激烈。控方兩名代表律師與辯方三名律師在庭上多次辯論。控方律師在法庭上出示的阜陽市政府的文件，以及三名公安人員和政府官員的書面證供，來證明張西德並沒有下令鎮壓農民。但辯方律師認為，這些文件不能作為證供，因為政府本身正是腐敗的根源。( <http://www.dajiyuan.com>)

2004.10.03 中國時報

中國農民調查獲獎 北京學者敬佩作者原創性  
中央社

在中國遭查禁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獲得國際性的尤里西斯報導文學獎，北京學者大都給予高度評價，認為作者陳桂棣、吳春桃夫婦二人，以時代知識份子中少見的實踐精神從事寫作，不僅從書中可以看到他們所散發出的誠實、堅持的氣質，而且他們的原創性工作，令人敬佩。

由國際「Lettre」文化雜誌所主辦的尤里西斯報導文學獎日前在德國柏林揭曉，結果由中國作家陳桂棣與吳春桃夫婦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獲得首獎，獎金五萬歐元。

北京學者評價此書說，這是一部也許會讓新聞從業者汗顏的作品。安徽作家陳桂棣、春桃夫婦經過三年的農村調查，全景式記錄了那些—想像不到的貧窮，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沈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

學者表示，在中國，農民、農村和農業的「三農問題」已成全民共識，一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幾乎家喻戶曉的情境下，文章沒有迴避安徽部分高層官員的過失，實屬難得。

噢？這個姓名有字數限制，我是寫 "光只是繳會費的 PHR "元老" 。

少兩個元老，意思就錯了。我是說我只是乖乖繳會費，幾乎什麼活動也不參加。想幫也幫不上忙，挺無能。

陳真

剛從 PHR (醫師人權協會) 收到的一些消息，包括要求美國解除窮國債務 (按：要求他不要連窮人也搶，似乎比較合乎事實)、愛滋病會議、蘇丹人道災難以及幾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醫師的演講 (十月中在美國波士頓) 等等。

這團體挺不錯，成立不過二十年，但切切實實做了很多事。所以，一年花幾百塊台幣加入，肯定值得。(不一定需要醫師或護士才能加入成為會員。) 如果活躍一點的人，也可以參加他們的許多活動。

這些活動或資訊，事實上對你自己的專業領域肯定也會大有幫助。PHR雖然基本上是個社運/人權團體，但純粹醫療及公衛等專業取向。總之是個很好的團體，強烈推薦！唯一缺點是有點中產和大頭病。不過，瑕不掩瑜。

陳真 2004. 9. 30

=====  
News from PHR

September 29th, 2004

Nurses Convene for a Summit on Influencing Global AIDS Policy-makers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of Nurses in AIDS Care (ANAC) joined PHR staff in Washington, DC, Sept. 11 - 13 for a summit on influencing global AIDS policy-makers. AIDS care and AIDS policy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and while nurses have always been at the frontline of AIDS care in global AIDS policy decision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t the Health Action AIDS Nursing Summit, participants spent time in discussion of global AIDS needs and how to meet them, and they devoted a day to briefing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their staffs on human resources for scaling up treatment for AIDS and strengthening health infrastructure.

Read more about the summit:  
[http://www.phrusa.org/campaigns/aids/nurses\\_conference.html](http://www.phrusa.org/campaigns/aids/nurses_conference.html)

|||||

New Report on Rockefeller Drug Laws:

Men and Women Trapped in Cycles of Incarceration, Poverty and Public Health Implications Ignored

A new report on the Rockefeller Drug Laws, released yesterday by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and the Fortune Society, documents the serious effects of mandatory sentencing laws on the lives of prisoner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asserts that New York is ignoring the public health and poverty implications of drug sentencing. While most political and media attention aimed at the Drug Laws has focused on long sentences for severe cases (A-1 felonies), such cases do not represent the full extent of the problem. The new report, "Unjust and Counterproductive: The majority of people incarcerated for drug offenses are convicted for lower level felonies, which results in many spending time in prison much of their adult lives. " Under the present laws, relapse during treatment is not treated as a common symptom, but as the absence of forcing people back into prison with very little hope for a long term remedy," said PHR President Holly Atkinson. "It is not a reasonable investment in drug treatment if it wants to curb drug crimes."

Read more about the report:  
<http://www.phrusa.org/publications/rockefellerdruglaws.html>

|||||

#### Human Rights Groups Call for Further Steps on Sudan: UN Resolution Inadequate

On September 24, PHR and other human rights groups urge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o take further immediate steps to address the crisis in Darfur, Sudan. In a letter sent to the UN ambassadors for all Security Council countries, the groups said that Resolution 1564, adopted on September 18, is inadequate. The groups called on the Security Council to extend and strengthen the existing mandate of the African Union mission to transform a monitoring force to a protective force with the power to protect civilians.

Read the full letter:

[http://www.phrusa.org/research/sudan/coalition\\_letter09242004.html](http://www.phrusa.org/research/sudan/coalition_letter09242004.html)

|||||

#### Health Professionals Urge Debt Cancellation for Poor Countries

More than 150 health professionals from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have signed on to a letter asking leaders of the G-7 to cancel the debt of impoverished countries. These health professionals believe that 100 percent debt cancellation will allow debtor nations to begin health infrastructure that could stem the tide of the AIDS pandemic. Many of the signers are from creditor nations that have been suspended from debt relief. The issue will be discussed this Friday, October 1st, at a meeting of the G-7 in Washington, D.C. The letter is part of the Health Action AIDS Campaign.

See the letter and signatories:

<http://www.phrusa.org/campaigns/aids/debtrelief.html>

|||||

#### "Take a Loved One to the Doctor Day": Not a Solution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esignated September 21 "Take a Loved One to the Doctor Day" in an attempt to urge minorities to "take charge of their health." This initiative is a "non-solution," say PHR Executive Director Leonard R. Borchelt and Research Fellow Gretchen Borchelt. In an article for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ebsite, they write that the underlying message of the initiative is "that minority individuals are lazy and ignorant about their health, and that the solution is motivation and education. What it ignores are inequities in the health care system and its own inaction."

Read the article on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ebsite: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site/pp.asp?c=biJRJ80VF&b=190264>

|||||

#### Upcoming Events

##### Speaking Tour: Three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Doctors

Boston, Oct. 4 - 5

In a tour organized by the Jewish American Project, three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doctors will be speaking in the Boston area on their experiences in delivering health care in Israel, Gaza and the West Bank.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http://www.phrusa.org/healtrightights/israeli-palestiniantour.html>

#####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Balkan Conflicts

A Two-day Conference at Boston College, Oct. 16 - 17

This conference will look at what was learned from the wars in the Balkans and at viable concepts for reconstruction, reconstruction, and lasting security. While focused on the former Yugoslavia, it will serve as a laboratory for those working in crisis areas of the world, particularly Afghanistan and Iraq.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http://www.balkandevelopment.org/lessonslearned>

|||||

Are you a member of PHR?

Join the growing constituency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other concerned citizen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health by protecting rights. Your membership enables us to investigate and document human rights abuses, and supports our efforts to advocate for strong human rights. When health professionals speak out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policy makers listen. Add your voice in support of human rights.

Membership in PHR is not limited to physicians. All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others concerned about human rights are invited to

Join PHR:

<https://www.phrusa.org/phrsecure/>

|||||

PHR Job Openings

- Director of Research

See: [http://www.phrusa.org/about/whats\\_new/](http://www.phrusa.org/about/whats_new/)

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100 Boylston Street, Suite 702,  
Boston, MA 02116 USA

(Tel) 617.695.0041 (Fax) 617.695.0307  
[phrusa@phrusa.org](mailto:phrusa@phrusa.org)

To unsubscribe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ckinyua@phrusa.org](mailto:ckinyua@phrusa.org) with subject line "Unsubscribe"

最愛無名

登錄於: Fri Oct 1 10:15:48 2004

這是另一名愛滋志工所做的工作。他叫朱進中，本身也是愛滋病人。電視上看過他和他的「大」家庭，可是，這個家後來也是給關閉了，大概也是因為「不合法」吧？

文章很長，不過很值得一讀就是了。台灣人可能看不太懂一些大陸用法，比方說物件，應該指的「對象」的意思，看久了就懂了。

這文章應該是一個節目的對白，段落銜接上必須配合畫面，所以我就給它用線條隔開，以免上文不接下文，方便閱讀。

陳真 2004. 9. 30.

《廣告插播》：張藝謀的《英雄》終於在英美上映了。還沒看的，趕快企看。凡是聽到我的廣告、看了覺得不好看的，別找我退票，只能說各人品味不一樣。

最愛無名那個角色，能使劍而不使，才是真正會使劍的人。就像維根斯坦說的，「哲學的唯一價值在於：當我有能力做哲學時，我能洗手不幹。」當代那麼多哲學家，只有一位叫我佩服，那就是范光棧。台灣竟有這樣一個人。

英雄跟窩囊是反義詞；在我眼裏，世上只有這兩種人。幾乎所有艱苦人都是某種類型的英雄，但卻很少菁英能不窩囊。

=====

<http://www.cctv.com/program/xwdc/20031202/100745.shtml>

愛滋孤兒的家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2日 13:27

總製片人：梁建增 孫克文

製片人：張潔

編導：高傳智

攝像：孫海南 李季

錄音：呼和

策劃：柴靜

助編：張龍 張海華

解說：姚宇軍

責編：杜曉靜 宋薇

合成：劉昕

監製：李挺 莊殿君



總監製：孫玉勝

朱進中 中原地區某農村愛滋病孤兒院負責人

王克榮 北京地壇醫院紅絲帶之家護士長

張雲 中英性病愛滋病防治專案專案經理

朱海豹 中原地區某農村愛滋病孤兒院孤兒

羅玫 中國性病愛滋病防治協會研究員

2001年9月，《新聞調查》在《走進文樓村》節目中報道了中原地區部分農村因輸血感染愛滋病的嚴重狀況，隨著感染者發病高峰的降臨，一個個生命被愛滋病毒瘋狂奪走，在這些不幸的家庭中產生了一個特殊的群體——愛滋病孤 遺C

《新聞調查》記者做客網站在線交流——“我們關注愛滋孤兒”

11月3日晚8點10分 北京西客站

記者見到這次採訪的主要物件朱進中時，他正在送同村11位來北京接受免費新藥實驗的愛滋病毒感染者乘車回家。在他們生活的那個村子裏，有近400人因為1991年前後的賣血染上了愛滋病毒，2000一年就死去了58個青壯年。這幾年在朱進中的家鄉，已經開始進入愛滋病毒感染者死亡的高峰期。

朱進中，37歲，農民。2001年7月被確診為愛滋病毒感染者。然而，就在他的家中，現在還生活著52名6到14歲，因愛滋病失去父母最終無人撫養的孤兒。

朱進中：剛來了一個電話。

記者：怎麼了？

朱進中：姨媽去世了，今天中午十點的時候。

朱進中：是什麼原因？

朱進中：得病死的。

記者：是這個病嗎？

朱進中：對。

記者：她有沒有留下孩子？

朱進中：四個孩子。

記者：最小的多大？

朱進中：十二、三歲。

記者：他父親現在是個什麼情況？

朱進中：也是感染者。

記者：那怎麼維持生活呀？

朱進中：沒有辦法。

記者：自己辦的孤兒院，你想把親戚的孩子接到孤兒院來？

朱進中：那不行。

記者：為什麼？

朱進中：這樣的孩子太多了。

只有父母雙亡，或者父親死亡，母親改嫁的孩子，才能成為收養物件。

記者：這都是哪兒給開的呀？

朱進中：這都是村裏和派出所，基本上是一個孩子是一份的。

記者：都寫的是生活貧困，衣食無著。

朱進中：父母雙亡的，父親死了，母親改嫁的。

記者：當時為什麼要強調這個標準呢？

朱進中：不強調的話，這樣的孩子特別多，沒法收，也收不了。

記者：這麼多的小孩，這麼高的數位，給你什麼感覺？

讓我害怕，真的害怕。

儘管是姨媽從小把他帶大，可朱進中既不能把她的孩子接到孤兒院，也不能趕回去奔喪。他現在必須繼續留在北京，為一個更大的難題而四處奔走。

記者：你現在最缺的是什麼？

朱進中：現在最缺的就是，近兩個月的伙食費問題。

記者：你現在一個月這些孩子？50多個孩子，伙食費得多少錢？

朱進中：一天大約最低是一百七八十塊錢。

記者：那一個月下來就五六千了？

朱進中：對，五六千塊錢。自己的麥子什麼的全部都吃完了，現在已經，三千多斤小麥。

朱進中的愛滋孤兒院是在一名南方志願者的資助下於今年2月成立的。一直到8月，朱進中每月都能收到志願者彙來的孩子們當月伙食費所需款項。可最近兩個月不知什麼原因，朱進中始終聯繫不上這位志願者，伙食費全靠借來的五千元錢維持。現在，他的希望全部寄託在他所能找到的一些相關機構的援助上。

王克榮：從哪兒爭取到這部分資金，給了孩子，讓孩子們生存下去，這個資金我們這兒還真是有困難。因為我們這兒只是一個愛滋病的關愛知識，醫療這方面，像愛滋病的宣傳，愛滋病的教育，還有一個就是做一些發動社會，做一些比如說志願者。

記者：朱進中在北京為他的孤兒院奔波的時候，我們在11月6號的凌晨，去往他的村子看看他的孤兒院，今天晚上是雨雪天氣，氣溫接近零度，已經是冬天了，可是按照朱進中的說法，他的孤兒院因為缺錢，孩子們過冬的糧食和衣物都出現了問題，那麼這個冬天，朱進中的孤兒院還能夠維持下去嗎？

-----  
11月6日凌晨4點10分 朱進中家

孤兒們：床上趕緊疊疊，鞋濕了，我鞋呢？起床了。

由於孩子太多，朱進中家裏的房子已經不夠住，6個12、3歲正上初一的大孩子只好暫時住在這個棚子裏，每天早上起床後，他們都要去朱進中家裏和其他的46個孩子會合。

孤兒們：凍死了，凍死了。什麼凍死了？看我們丐幫，天不怕地不怕。關了，關了，冒煙，對不對，老冒煙。

平時家裏起得最早的是朱進中夫婦。由於朱進中為了孩子們的伙食費這兩個月已經去了8、9次北京，加上朱進中父母以及家庭裏10幾個成員都是愛滋病毒感染者，身體都不好，所以照看孩子的擔子就全壓在了比朱進中大一歲的妻子身上，幸好，妻子是健康的，也很支援朱進中辦這個孤兒院。

52個孩子裏，上中學的13個，上小學的39個。孩子們都是凌晨4點多起床。洗漱完後大家先去學校晨讀，快七點時再回到這裏吃早飯。但今天要期中考試，孩子們不用到學校上早自習。

-----  
記者：打擾了，都起來了嗎？今天你們考試嗎？考試啊，我看那邊女孩子都念得挺起勁的，怎麼你們這邊沒人念書啊？開始了是吧，你這念的是什麼課呀？

孤兒1：英語。

記者：英語啊？你幾年級呀？

孤兒1：初一。

記者：初一啦，英語學得怎麼樣？能不能念兩句給我聽聽？行嗎？阿姨聽聽。

孤兒1：行。

記者：好，念你最喜歡的那一段吧。這個。

孤兒1：Hello Jim, Hello Lily, Who are they ,Oh sorry, This is Lucy ,This is Lily, They are new students, Lily and Lucy.

記者：念得挺好的，你喜歡英語嗎？

孤兒1：喜歡。

記者：你們是一個班嗎？你叫什麼名字？朱海波是嗎？

孤兒1：豹。

記者：朱海豹。你在這兒是一個人，還是有兄弟姐妹？

孤兒1有兄弟。

記者：哪個是？這個啊？這是你弟弟啊？你幾歲了？

孤兒1：九歲。

記者：跟你在一個學校嗎？他上小學了是嗎？你們兄弟倆是這個村的嗎？

孤兒1：是的。

記者1：到這兒多長時間了？

孤兒1：到這兒快有一年了。九個半月。

記者：喜歡這兒嗎？

孤兒1：喜歡。

記者：為什麼呀？

孤兒1：因為這兒裏邊比較快樂。

記者：比較快樂，你覺得快樂呀？是因為有夥伴嗎？喲，這畫兒是誰畫的？

孤兒1：他們兩個。

記者：沒事吧？這下撞的。

孤兒1：吳金光畫的。

記者：吳金光畫的是嗎？他說他喜歡在這兒的生活，你呢？

孤兒2：我也喜歡。

記者：為什麼？

孤兒2：因為這兒的生活比家裏的生活好。

記者：一般的孩子都會喜歡家裏的生活，你為什麼覺得這兒更好呢？

孤兒2：因為我爸爸媽媽都死了。

記者：他們去世之後你是怎麼生活的？

孤兒2：跟奶奶在一起。

記者：都是跟奶奶在一塊兒，奶奶能照顧得了你嗎？

孤兒2：不能。

記者：那你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呢？

孤兒2：有時俺大爺就是給俺們幹活。

記者：那時候能吃飽飯 能穿暖衣服嗎？

孤兒2：穿不暖衣服。

記者：你那時候心裏難受嗎？

孤兒2：難受。

記者：你叫朱進中叫什麼？

孤兒2：叫姑爺。

記者：你是怎麼到這個孤兒院來的呢？

孤兒2：他叫我來的。

記者：你當時願意來嗎？

孤兒2：願意。

記者：為什麼呢？

孤兒2：因為家裏沒有人管我。

記者：沒人管你？那你在這兒能過好嗎？

孤兒2：能。

記者：你會在這兒待到什麼時候你覺得？

孤兒2：十，長大十七八。

記者：然後呢？

孤兒2：然後出去打工。

記者：這畫兒你畫的？給我們看一眼，我看你畫得什麼呀。

孤兒2：這是小鳥，這是太陽，這是飛機，哦，這是飛機呀？

記者：你喜歡的那個世界裏，應該有這些東西是嗎？

-----  
記者：這一個通鋪要住幾個孩子？

朱進中妻子：七八個小孩。

記者：有幾床被子？一二，好像也就三床被子，怎麼夠蓋呀？那你們這被子怎麼蓋呀，兩三個人蓋一床被子是嗎？

朱進中妻子：倆人。

記者：這被子太薄了，大姐，你這過冬怎麼辦？

朱進中妻子：過冬咋辦，漸漸冷了，晴天還好一點，如果陰天我就發愁了。

記者：村裏頭這麼多人，這麼多家，為什麼是你家來辦這件事情？

朱進中妻子：因為我家都有他，在外面跑這麼多年，有點能力反正就幹。

記者：不擔心他的身體？

朱進中妻子：咋會不擔心他的身體，全指望他，這50多個孩子全指望他，能不擔心嗎。

-----  
張雲：前次說過了，因為這個專案是設計好了的專案，我們現在是按照專案備忘錄來做，所以主要工作，還是在四川和雲南開展，但是其他的，因為畢竟是愛滋病防治工作嘛，就是需要我們支援的，我們也儘量支援，但是很多支援都不是體現在資金上，就是現金上。

朱進中開始接受資助辦孤兒院時，只是覺得請了村裏的會計作監督，自己再費些勞力管好孩子們吃住就可以了，並沒有會想到出現今天這樣難以為繼的局面。如果最終得不到資助，孩子們將不得不回到以前的生活裏。

朱進中：有的孩子簡直是吃的，住的，基本上說無法形容的。為什麼呢？父母得病以後，把自己的口糧全部賣掉，為他們父母買上一瓶藥到兩瓶藥，像這樣的藥，一個月就得四五百塊錢，最低的就得三百多，要賣掉七八百斤小麥，才能買上一瓶藥。

按他們的家庭收入來的話，基本上說一個人能吃上兩瓶這樣的藥，家庭基本上口糧就賣盡了。有一個孩子，現在跟著他大伯過生活，從九歲的時候，就給磚瓦廠去切磚坯子。

記者：你看到這些心裏是什麼感覺？

朱進中：心裏也確實挺難受的，看到這些孩子。

正是因為看到了村裏太多家庭因貧困賣血，因血染病，又因病負債最終拖累家人的情況，朱進中早已不再為自己的病花錢買藥，而是把所有的積蓄在去年建成了房子，準備在自己走後留給妻兒。在朱進中家裏，記者見到了那個8歲就失去父母，9歲開始在磚廠打工，現在已經不太愛說話的孩子。

記者：那你自己掙的錢，自己拿到了嗎？

孤兒3：拿過。

記者能拿多少錢？

孤兒3：十二塊。

記者：一個月，還是一共？

孤兒3：一個月吧。

記者：你在那兒幹了多長時間？

孤兒3：二年。

記者：你那時候想日子怎麼過呢？

孤兒3：上學。

52個早早失去父母的孩子，幾乎每一個在來這裏之前都有過無人照顧，忍饑挨餓的經歷。這些與年齡相比顯得沈重的回憶，已經使一部分孩子有了比同齡人更強的對人情冷暖的感知。

-----  
記者：一個人能吃？

朱進中妻子：有吃兩個，有吃三個的。

記者：這個時候都是長身體的時候。

朱進中妻子：嗯，是的。

孤兒4：大娘。

朱進中妻子：哎。

孤兒4：房上的塑膠布刮掉了。

朱進中妻子：哪兒的塑膠布？那塑膠棚是吧？

記者：你去看看吧，大姐。

朱進中妻子：刮掉了，刮掉了，哎喲，屋子裏就沒有擋的了。刮到哪兒了？

孤兒4：刮得快刮下來了，刮下來了。

孤兒們：是雪，是雪，是雪都下來了吧。冰雹，冰雹，冰雹。

記者：穿的衣服呢，有沒有棉襖？沒有啊？今年冬天有衣服穿嗎？你怕不怕冷？

孤兒5：不怕。

記者：怎麼會不怕冷呢？今天外面風那麼大。你有沒有跟朱進中他們講過，說沒衣服穿？說過嗎？說了沒有，為什麼不說呢？你能告訴阿姨 陸H 搖頭。

朱進中：一般的這些孩子，他不去說的，他知道我心裏在想著他們，你看到他們這個樣子，一看到自己心裏也挺難受，真的。

記者：知道這衣服從哪兒來嗎？

孤兒6：不知道。

記者：你知道中國農科院附小在哪兒嗎？在這兒能吃飽嗎？

孤兒6：能。

記者：穿衣服呢？

孤兒6：都是穿得暖暖和和的。

記者：暖和啊，我看看你這裏頭穿毛衣了沒有？

孤兒6：看。

記者：看看，哦，還行。這小毛衣是哪兒的，是原來的嗎？

孤兒6：不是，是發的。

記者：你的衣服都是發的呀？

接近零度的氣溫，即使是穿著毛衣和厚外套，記者仍然感到了初冬的寒意，而孩子們身上最多只有一件薄毛衣，多數床上鋪的還是涼席。

-----  
朱進中離開家時，孤兒院五千元的借款還剩下一千四百元，最多只能維持半月。儘管朱進中連日在北京奔波，每天從居住在四環以外的小招待所出發，要跑4、5個地方，資金問題依然沒有解決。

記者：你這幾天心裏什麼滋味？

朱進中：心裏這幾天壓力特別大，再加上我的父母經常地犯病，我姨媽今天又去世了，確實壓力呀，從長這麼大以來，還沒有這麼大的壓力。

-----  
朱進中妻子：慢慢地喘好了啊，還有多少？後頭。

孤兒們：管，管，這碗太小了。

-----  
愛滋病的傳播途徑有三條：血液傳播、性傳播和母嬰傳播。有資料統計，愛滋病毒在母嬰之間的傳播概率大約為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絕大部分在五歲左右發病，10歲的生存概率為零。孤兒院所有的孩子都沒有做過HIV檢測，五歲左右的孩子有兩個，5歲到10歲之間的孩子有4個。朱進中13歲的女兒和11歲的兒子都和孤兒們吃住在一起。

記者：可是有人會不會說，你這樣的話，把健康的兒童跟感染的兒童，放在一起生活，會危險？

朱進中：因為我對這一些，還有一些知識，他們同吃飯，同住宿是不傳染的。

記者：但如果不檢測的話，他就沒有早發現，早治療的可能。

朱進中：早發現，早治療這樣的事也是有的，現在對這些孩子，我有時定期對他們觀察，看他們孩子的動向和他們的色。

記者：你用什麼方式觀察？

朱進中：憑自己的感覺就看到這些孩子，因為什麼，如果是感染者的話，他們的身體是虛弱的，再一個經常是多病的，在觀察期間這些孩子基本是正常的。

-----  
當地政府為孤兒院的孩子們減免了三分之一的學費，其餘的由另外一位志願者承擔。小學村裏就有，中學則設在4公里以外的另一個村子，13名上初一的孩子需要騎半個多小時的自行車才能趕到學校。已經有孩子察覺到他們稱為關愛之家的孤兒院所面臨的難題。

朱海豹：現在我們關愛之家經濟也有點困難了。

記者：你怎麼知道關愛之家經濟上有困難？

朱海豹：如果要沒有困難的話，我們就不會凍得慌，被子應該有，吃的也沒以前的好。

記者：這些經濟上的困難，是大人跟你們說的呢，還是你自己想的？

朱海豹：自己想的。

朱海豹父母在去年病逝時只有35、6歲。留下13歲的朱海豹和9歲的弟弟跟爺爺、奶奶在一起生活。但是隨後的爺爺得病，奶奶腿被摔折，使得這個原本就負債的家庭雪上加霜。

記者：那你們怎麼生活呀？

朱海豹：我奶奶不能起來做飯，我們也沒辦法，只好餓著。

記者：弟弟比你小幾歲？

朱海豹：小四歲。

記者：你覺得他害怕嗎？

朱海豹：害怕。

記者：你怎麼看出來的？

朱海豹：因為挨餓的時候，我弟弟每天晚上都哭。

記者：哭的時候你勸他嗎？

朱海豹：勸。

記者：你怎麼勸他呀？

朱海豹：我說我弟弟你別哭了，走，買速食麵給你吃。

記者：你是怎麼知道孤兒院的？

朱海豹：有的人說這兒有孤兒院你去不去。有的時候也考慮考慮。

記者：你那個時候想去嗎？不想？

朱海豹：也不想，因為奶奶在家裏沒人照顧。

直到後來朱海豹的姑姑回來照顧奶奶，兄弟兩個才和 1 2 個孤兒一起，在今年 2 月成為孤兒院的第一批孩子。此後，和他們身世一樣的其他孩子陸續搬進了朱進中的家。

-----  
朱進中：自從我把他們搬到家裏以後，我有什麼煩惱什麼的，能進到家裏，什麼都 之雲外，沒有什麼煩惱。

記者：他們能給你什麼呢？

朱進中：他們能給我歡樂，我也能給他們一些父母的愛。

記者：你最願意在哪兒生活？跟誰在一起生活？

朱海豹：跟進中叔叔。

記者：為什麼？

朱海豹：在我們眼裏，就像我們的乾爹一樣。

記者：他做了一些什麼呢？

朱海豹：每天晚上，他半夜起來給我們蓋被子。

記者：那些都是別人的孩子？

朱進中：都是別人的。

記者：您為什麼要在別人的孩子身上（付出）？

朱進中：因為自己吧，我也是個感染者吧，以後在我自己不在人世的時候，可能別人也會去關愛我的孩子，再一個說，就是讓一些晚期的病人，能看到有人能關愛這些孩子，他們 走的時候也就舒坦的，能閉上眼睛。

記者：像這些已經知道自己身患絕症的人，之前會不會把他們的孩子託付給你？

朱進中：也有的有，有一次我去看一個病人，他的妻子是去年死的，這個病人在我看到他最後的時候，沒撐兩天就去世了。當時我到他跟前的時候，他惟一的要求就是兄弟呀，在我去世的時候，你能答應我幫我照看這個孩子，我就能閉上眼睛了。

記者：你怎麼說？

朱進中：我當時就是說，這個事情我肯定會幫你做的，你自己安心地看你的病吧，可是 沒過兩天他就去世了。

記者：現在他的孩子呢？

朱進中：他的孩子現在在我那裏。

雖然孩子們對愛滋病的瞭解僅限於無法救治，但愛滋病給每個孩子都留下了濃重的陰影。

記者：你的作文裏寫過一段話，你說在你爸媽去世之後，你心裏特別難受，聽到別人叫媽媽的時候，你就會哭很久，這種心情你跟別人說過嗎？能跟別人說嗎？你怕不怕這種叫做 愛滋病的東西？

朱海豹：不怕。

記者：你恨它嗎？

朱海豹：恨。

記者：恨什麼？

朱海豹：恨它給俺們孤兒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特殊的經歷使得孩子們懂得了珍惜，孩子們學習都很刻苦。

記者：你的學習成績在你們班能排第幾？

朱海豹：前幾名。

記者：你弟弟的成績怎麼樣？

朱海豹：差不多，沒以前學習好了。

記者：著急嗎心裏？

朱海豹：著急。

記者：擔心什麼？

朱海豹：擔心要是不好好學習，長大他該幹些什麼，如果學習不好的話，要找工作也難 找啊。

記者：海豹，你能不能向我們形容一下，你將來想過的生活？

朱海豹：會有好的生活，好的工作，還有學習也比較好。

記者：你覺得你能過上這樣的生活嗎？

朱海豹：我覺得我們孤兒院的孩子們都能。

記者：都能，靠什麼呀？

朱海豹：靠自己的實力。

記者：你的實力在哪兒呀？

朱海豹：堅強，好好學習。

記者：如果沒有人管你們的話，你還會有這樣的信心嗎？

朱海豹：有。

記者：沒有人管你也有這樣的信心呀？

記者：那你這個信心哪兒來的呢？

朱海豹：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  
來北京之前，朱進中也曾經向當地有關部門求助過，但這些部門以私人孤兒院不在管理範圍拒絕了他的申請；朱進中也曾經為孤兒聯繫過新的家庭，但又有謠言說他倒賣兒童，等到派出所調查清楚關議後又錯過了領養時機。而在春節前，預計又會有10多個符合條件的孩子申請來朱進中的孤兒院。

記者：別人會問你說，這些愛滋孤兒跟普通的孤兒有什麼不同呢，我們為什麼要特別關注他們呢？

朱進中：實際上呢，這些愛滋孤兒跟其他的孤兒，基本上都是一樣的，為什麼說法呢，在其他的孤兒呢，就是橫遭天禍才撒下是孤兒的。那樣的是寥寥無幾的，可以說一個縣城，幾個縣城，也是幾家的，可是呢，這些孤兒呢，基本上是發生在一個村莊，一個縣城，一個鄉鎮，像這樣的家庭，不止是十家，八家的，將近幾百家。

記者：朱進中你知道，你現在就像一個柱子一樣，彙聚過來的愛滋病的孤兒越來越多，你這個柱子，總有一天會承受不了這個壓力的。

朱進中：承受不了的時候，以後再呼籲更多的人去支援吧，這是沒辦法的辦法。

記者：可是生活裏那麼糟糕的事兒，都堆在肩膀上的時候怎麼辦？

朱進中：糟糕的事不是說沒有，那畢竟什麼事情都有糟糕的時候，可是它只是一時不是一世的，我感覺到咬著牙是能挺過去的。

-----  
在天亮時離開朱進中家後，記者走訪了一家夫妻雙方都感染了愛滋病毒的農戶，兩年前丈夫已經去世，留下了35歲的妻子和三個正在上學的孩子。

記者：大姐，你好，我是中央電視臺的，想跟您聊聊行嗎？

愛滋病毒感染者：恩。



記者：那你現在一個人負擔這個家庭呀？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一個人負擔這個家庭，這邊兄弟兩個也都有病，誰也不能替你那，各人還顧不了各人的家庭。嗯 都是這個病。

記者：現在孩子上學的學費都是從哪兒出？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上學的學費都是借的。沒有別的收入，就是說喂豬啥的，你也養不起，又沒有錢買豬，一來你也沒有啥糧食喂，吃的都全部是借的。

記者：兒子現在正是長身體的時候？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就是那天天書的腿肚子抽筋，疼得嗷嗷叫，連買瓶鈣片都沒有錢買，這

記者：你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最擔心的是孩子失學，孩子都是學習好是不是，這前途就給斷送了。

記者：你希望將來誰來照顧你的孩子？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旁邊，這兒只有進中，現在朱進中。他現在辦這（孤兒院），只有 託付給他。

記者：你覺得託付給他是一個長久之計嗎？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那就沒有想過了，他也是個病人，是不是，操這個心都夠感謝的了。

記者：那你要是不管呢？有沒有人管？

朱進中：我要是不管的話，這些孩子只有回家，各人吃各人的飯，各人種各人的地。

記者：沒人管？

朱進中：沒人管。

記者：不管會怎麼樣？

朱進中：不管這些孩子，以後就會給社會上造成最壞的可能。

記者：壞的，你為什麼用這個詞？

朱進中：因為這些孩子他們也沒有父母，沒有教養的，如果沒有人去管理的話，就肯定 會給社會上造成必要的麻煩。

記者：你看到這種苗頭了嗎？

朱進中：現在就有。這樣的孩子也有，有幾個現在，我們沒有敢接收他。

記者：是一個什麼情況？

朱進中：經常的偷雞摸狗，什麼都幹，看見別人的東西好，就想方設法給你偷走。

記者：不是才十一二歲？

朱進中：那也沒有辦法，他們就依靠著那些生活，生存。

記者：就是在他們父母得了愛滋病去世之後，孩子才變成這樣的？

朱進中：對。

-----  
羅玫：我們可以從其他很多方面去做，比如說這些孩子，為什麼我就是，對小朱這個，我就覺得他本人作為一個感染者，他都有勇氣來做這件事情，為什麼我們連支援他的勇氣都 沒有？

據瞭解，由民間力量辦孤兒院收養愛滋孤兒的做法已經有一些志願者嘗試，但實踐證明，類似朱進中這樣的孤兒院雖然可以暫時解決孩子們的生存問題，但無法解決運作中遇到的法律程式以及集體防疫等問題。有志願者認為，由民政和婦聯牽頭，讓一些符合領養條件的正常家庭收養健康的愛滋孤兒，才是解決愛滋孤兒生存、教育以及心理問題的根本辦法。

目前在有些愛滋病相對嚴重的農村，例如《新聞調查》欄目2001年曾經報道過的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地方民政部門已經採用向愛滋孤兒發放補助或將孩子送政府辦孤兒院撫養的 方式加以救助。

-----  
記者：沒有拿到資金，你怎麼面對你收養的這些孤兒？

朱進中：當然再想一定的辦法吧。

記者：想到什麼時候為止？

朱進中：想到就是，讓我自己做到仁至義盡的時候，真正承擔不起的時候，有一線希望，還要繼續做下去，估計肯定會有人去支援的。

記者：你這個信心從哪兒來呀？

朱進中：因為這個志願者特別多，因為這朋友也多，都能幫我去度過這個難關。

記者：你掉過眼淚嗎？朱進中。

朱進中：一般的就是不愛掉眼淚。

記者：掉過嗎？

朱進中：一般的不掉。

記者：心裏最難受的時候怎麼辦？

朱進中：最難受的時候也就，一般的就是找個地方坐下，想一想。

-----  
中國政府日前承諾：中國農村地區和城市經濟困難的愛滋病毒感染者將免費獲得藥物治療，他們的子女也將免費入學。

目前，在有些愛滋病相當嚴重的農村，地方民政部門已採用發放補助或將孩子送政府辦孤兒院撫養等方式加以救助。

專家預測，中國愛滋病毒感染者已過百萬。如果干預措施不力，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愛滋孤兒有可能達到二十六萬。

(編輯：曉星 稽斌翹G)

登錄於： Tue Sep 28 21:05:19 2004

有位 11 歲伊拉克小女孩，叫Zeynab Hamid Taresh，在這場戰火中失去母親和其他家人共 17 人；她自己的右腿被炸掉，卻活了下來。一位英國記者帶她來英國接受復健。

前天，塔瑞徐聽到一位英國人被綁架為人質的消息，主動要求上電視為他求情。在半島電視台上她這麼說：「讓他回家吧，就像我也希望我的朋友能夠快點回家一樣。」雖然這似乎不會有什麼效果，但伊拉克民兵聽到這小女孩的身世及她這番話，心裏不會沒有感傷吧？！

這裏有這小女孩的照片：

<http://www.nzherald.co.nz/storydisplay.cfm?storyID=359483&thesubsection=news>

底下兩篇報導，內容大致一樣。

陳真 2004. 9. 28.

=====

<http://udn.com/NEWS/INTERNATIONAL/WOR3/2262047.shtml>

【2004/09/26 聯合晚報】

戰爭無情》伊拉克11歲小女孩 腿被炸斷

編譯倪婉君/綜合報導

伊拉克11歲小女孩泰瑞許在去年美伊戰爭中，失去了母親和其他家人共17人，她自己的右腿也被炸掉，但她25日還是透過阿拉伯「半島」電視台發聲，懇求綁人的伊國激進組織能夠釋放遭綁九天的英國人質畢格雷。不過畢格雷可能已被處決了。

泰瑞許的右腿因為傷勢嚴重，去年已在巴斯拉動截肢手術切除，今年7月在伊國工作的英國記者高登將她帶回英國接受義肢手術，目前泰瑞許還待在英國復健。

雖然自己的家人不幸喪生，但是泰瑞許看到62歲英國人質畢格雷的遭遇，仍然主動向高登要求要在電視上為他求情。

她說，「我希望他們能夠釋放他(畢格雷)讓他回家，就像我希望朋友能夠快點回家一樣」。泰瑞許至今都沒有再見過兩位朋友。

=====

<http://www.reuters.com>

Iraqi Girl, 11, Appeals for Release of UK Hostage  
Sat Sep 25, 2004

By Gideon Long

LONDON (Reuters) - An 11-year-old Iraqi girl who lost a leg and 17 members of her family during last year's war urged kidnappers to release a British hostage they have been holding for nine days under threat of death.

Zeynab Hamid Taresh, who is in Britain to have an artificial leg fitted, said the plight of 62-year-old Kenneth Bigley, whose kidnappers seize two of her school friends on the streets of Iraq's second city Basra.

"I want them to release him so he can return to his family, just like I want my friends to be able to return to their families."

Taresh survived a U.S.-British bombing raid in March 2003 which killed her mother, two brothers and another 14 members of her family. She was badly injured and had her right leg amputated.

A British journalist working in Iraq, Lee Gordon, brought her to London with the consent of her family and helped her be fitted with a prosthetic limb in July and has been undergoing rehabilitation in Britain since then.

Earlier this week, Gordon explained to the girl the plight of Bigley, held hostage in Iraq by militants led by Abu Musab al-Zarqawi, who beheaded two U.S. hostages.

"When she heard of Ken Bigley's story she said she wanted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Gordon told Reuters.

He spoke to Bigley's brother Paul, who asked if she would be willing to make a televised appeal for his brother's release.

Taresh agreed and was due to speak to Arabic television station Al Jazeera later Saturday in the hope that the kidnappers would release her, Gordon said. The girl, who walks with a distinct limp and is still getting used to her new limb, said the hostages were desperate to see her own friends abducted.

Speaking through a translator, she described how, shortly after she had left hospital in Basra following her amputation, she and her school friends and bundled them into a car. They have not been seen since, Gordon said.

Bigley's abduction has dominated media coverage in Britain this week, spawning a host of appeals for mercy from his family and leaders of the country's 1.8-million-strong Muslim population.

Paul Bigley has been particularly vocal, pleading for his brother's life and urging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to do more to help

登錄於: Mon Sep 27 19:08:11 2004

十多年沒在報紙寫東西，自從「復出」以來，許多舊雨新知來信頻表失望，說少了某種味道。

失望是有點奇怪，因為不光是報紙上寫的，就算過去寫的，也沒什麼好指望。過去，只要有人跟我說他想轉載我寫的東西，那麼，他轉載的那個地方，我大概從此以後就不敢去看了，因為我怕看到自己寫的東西貼在那裡，那種感覺讓我很不舒服，總覺得哪裡不對勁，說不上來。要是印成白紙黑字，那本刊物，我大概連打開第一頁也不敢；就算打開，也只敢遠觀，不敢近看內容。

奉夫人指示，為拯救天下蒼生以及增加收入，復出投稿；夫人交待，千萬不可如此龜毛，人要有現實感。

可是，在現實感底下，似乎反倒像在做夢，一切顯得如此荒謬而不對勁。嗚呼哀哉，這該怎麼說呢？說不上來。只能說，各位朋友如果還有點同情心，如果你真的相信我講的話，請不要保存我至今寫的一切東西。

至於已經張貼的，若干年後也應全數刪除。即便是巴勒網，以後我也會拿掉我寫的那些東西，除非是一種純粹轉述或翻譯的文字，才需要留下；其它都不該保存。

至於舊雨新知之所謂失去味道，那是因為報紙本來就是一個不能有味道的地方，不許暢所欲言，就跟寫論文一樣，有一定的格式和性質要求，而且還得考慮讀者的理解程度和背景，總不能以為大家都跟你看到同樣的世界、知道同樣的人事物。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修改。為了不讓報社為難，為了增加錄取率和收視率，別人要怎麼改我都同意。雖然同意，但其實報紙刊出之後我幾乎從來不敢看，怕看了之後會心臟病發。

比方說有一次不小心看到聯合報，甚至在我的文章裏加進一段話。那些話根本不是我講的，憑空冒出來一段。那段話是說：攻擊地標違反日內瓦公約。這話是錯的，攻擊地標怎麼會有問題？若有人把什麼自由女神炸掉，勢將普天同慶，哪來違反什麼人道罪行？

文字就像一種植物，它得長在一個適當的環境和土壤，不能亂長，就好像情書不該貼在佈告欄或投稿給民意論壇一樣，太俗。

文字像音樂，稍微更動一個音符節拍，整支曲子就會走調而不堪入耳。許多人不在乎這些，但我很在乎，我寧可讓整個曲子做廢報銷，也不想聽到一個地方走音，因為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二十年前剛上大學，就準備要出書，但出到現在，還是一本也出不來。我對自己能寫出什麼值得出版或保存的東西，已經近乎絕望，但我寧可因此一無所有，也不希望保存下來一些連我自己都不喜歡或甚至不敢看的東西。

為了賺錢，我真是犧牲太大，很痛苦。以後這樣的文字流傳給後代，讓人以為陳真就是這副德性，我真的會死不瞑目。

寫了這麼多東西，唯一滿意的就是剛唸碩士時寫的那三篇英文作業。雖然淺顯，但那大概是我至今寫過、唯一不會讓我感到難堪的東西。可是，一個人如果會喜歡這樣一些東西，他肯定會很孤單，因為他將找不到什麼同伴，別人大概連看也不會想看。

有幾個人會真的對一只茶杯的意義從哪來感到一種不可思議和痛苦？有幾個人會真的對自己雙手的存在感到痛不欲生的困惑？雖然哲學家比蟑螂還多，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沒辦法找到知音。你只能講一些粗糙得不能再粗糙的無聊想法，如果你不希望被人當成怪物、如果你還想和人溝通的話。

總歸一句就是，不要保存我寫的東西。因為它們都不是原貌，它們都是未完成品，它們往往沒有以一種正確的方式出現；它們甚至成為一種難聽死的噪音，就像音符擺錯位置那樣；它們也不是我真正想講的東西，它們大多只是一種像頭髮、像指甲屑、像牙縫裏的食物殘渣那樣的東西，不值得保存。

不認識的人，我無法勸說，但拜託各位舊雨新知，不要保存，不要流傳，更不要留下這些讓我死後會死不瞑目的所謂「文章」。

要保存，我自己會託人幫我保存；我會保存下來，希望將來能修改或湊合成一種足以稱得上「已經完成」的東西。

小事一樁，對我卻事關死後是否瞑目，所以藉此再次廣播一下；請在此留言板偷窺的各位大爺大嫂體諒、配合。

陳真 2004. 9. 27.